

把良心给大地

□司马小萌

有条新闻:一个25岁的小伙子,山东菏泽人,在安徽阜阳火车站工作4年有余。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,因为不忍家乡的农产品滞销烂在地里,于是花10万元,买了10万斤红薯,送给过路人。这是他全部积蓄。他说:“父亲前段时间去世了,我就想着做点公益。”“我很开心。大家都很开心。”

亲爱的孩子,你把良心给了大地。我由衷敬佩你!但可不可以发动大家一起助农?或者有更好的方式?打工攒钱不易,我替你心疼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,爱着这个国家。



1

久违了,北京的地标建筑;久违了,北京的夜。

自从退休,我基本不进城。昨天应邀参观摄影大腕秦燕明位于前门琉璃厂的摄影工作室。25平方米的老房子,他花20万改造成两层,面积大了近一倍,前卫家电一应俱全。真是大开眼界!喜欢烹饪的秦同学,三下五除二,整出一桌菜。我指挥大家拍照,乐此不疲。

2

晚上回家,路过天安门、前门火车站、北京饭店等地方。一种熟悉的美,迎面扑来!我的手痒了,坐在副驾驶座上,不停地拍片。这些地方,我曾经采访多次,留下许多记忆。一幅幅一帧帧新闻图片在报纸上亮相,见证了首都的成长,也记录了一个记者勤奋的脚步。

上午我跟“泰会拍”摄影版编辑文捷急了!看看见报的这张照片:白花花一片,什么都看不清,太有失水准!每次给摄影版选片,我都再三叮嘱文捷:没调好的照片,绝对不能见报。而今天……我气哼哼地要来作者原图,裁好修好,再气哼哼地发给文捷做示范。

过了一会儿,自己突然笑了:你,又不是这家报社的员工,不过“顾问”一下、“指导”而已,那么认真干嘛?又过了一会儿,突然发现:“认真”这东西,早已悄无声息地渗入骨髓,成为身体



3

飘零的树叶,匆忙的行人。大风,降温。自然界有春夏秋冬,人生中有波澜起伏。前些天我在散文《欢乐颂》中狠狠夸奖了“泰会拍”摄影版编辑文捷,昨天又因为照片没调好就见报,狠狠批评了他。夸人“不遗余力”,批人也“不遗余力”,就像季节变换这样“经纬分明”。没办法,大射手的性格也。谁要有意见,只能怪俺妈了……

在朋友圈发出上面的三言两语,一群哥们姐们迅速点赞。我估摸着,这些家伙也是射手座!

一早,又被骚扰电话激怒了。“您买房吗?”“您卖房吗?”多少年了,没完没了。你以为人人都是土豪呀?我们这个地段,就那么吃香么?今天情绪不好,俺一改往常的一言不发、直接拉黑,大声喊道:“谁跟你联系过?瞎打什么电话!”嗓门大得近似“吼”。然后再“拉黑”。

各种骚扰,此起彼伏;多样骗局,层出不穷。国家必须出台更强有力的打击手段,杀一儆百。还有,保护个人信息,各部门责无旁贷,管你什么理由!

朋友笑称“少见的怒”。其实本人“常喜常怒”。对好人,尤其是喜欢的,恨不得昨天见了今天还见。对坏人,就是判了无期还嫌轻。有人慨叹:“骗子咋这

4

么多!”其实,人口多、“分母”大而已。世界上哪国都有坏家伙,就看你法制够不够严。

骗子可以见一个抓一个;而广告骚扰、推销骚扰、服务骚扰等等,如何禁?这是一个大问题。

虽然我喜欢风,但天天刮,可不好,树叶都快掉光了耶。“你是风儿我是沙,缠缠绵绵绕天涯”,我怎么没感觉到缠缠绵绵呢?小区门口那家餐馆是不是倒闲了呀?昨晚想叫外卖,餐厅两个电话都停机。与病毒斗争的日子会一直进行下去。钟南山讲,“疫情的难题在于怎么平衡,一方面要重启经济,一方面要控制好疫情,这需要精准防控,但是不意味着层层加码,加码太多就会影响经济发展。”不仅如此,我看到,疫情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,也影响着精神世界。恐惧、焦虑、烦躁、抑郁,会随着不断变异的病毒而来。重视心理健康,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,必须与全民防疫、精准防疫同步进行……

糟糕,又写错字了。不是“倒闲”是“倒闭”。

同学们又开始淘气了:“花眼的朋友说,看成倒休了!”人大教授韩海涛笑称。

“关门即闲了,倒闭等于倒闲。这‘倒闲’,也许会上2021年热搜。和六人攒蛋一样,是阁下原创。”连云港李伦月戏说。

“倒闭,有荒凉之感,悲剧。倒闲,有美好之意,喜剧。建议《咬文嚼字》重点推送之。”烟台金海善笑评。

大家顽皮得没救了。

5

归心似箭。焦急中,他搭乘一艘山东籍渔船,辗转赶来。

6

朋友圈里,有人在晒今晚的月亮。请问,有哪位比我拍的月亮更苗条?照片是两三年前我在开封拍的,用的是卡片机。至今我还没见过比这更秀气的月亮。前些天我看到《保定晚报》副刊一篇散文《你去问问月亮吧》。好喜欢好喜欢这个标题!于是,我想,应该去问问月亮了。

洛阳哥们儿郑征留言:“我问了,月亮答曰:贵国帝都人民名司马小萌者,在贵省开封府所拍之月,最是苗条皎洁,深得嫦娥神魄也。”我回复:“回答正确。好评!”

阴天的太阳,可以直视,可以直拍,可以肆无忌惮地和它说“你好”。阴天的太阳,照样楚楚动人、美不胜收。

“阴”,这个“多义词”,是疫情中最叫人放心的词。尽管在体检中它一直是好词。昨晚和好友聊天,她告知“年假没休完”。国家给的福利,岂可放弃?于是我们两个女汉子商定,如果下月疫情没有加重从严,将从各自城市出发汇合。我们不游山玩水,会会好友、休息一下而已。但愿那时大家都“阴”着;希望一直都“阴”着。

朋友们又开始逗趣了:“北京话说,阴着呢,您!”洛阳晚报邓德洪进一步补充:“下次就该说,还阴着呢?您!”

某网一篇小说停更了,原因让人哭笑不得。据小说作者讲述,他的账号被黑客盗号,黑客还给他发了信息,交代了盗号始末。原来黑客认为他写得太烂,对不起自己打赏,就潜进群里把

7

他黑了。黑客登录小说后台,修改了章节,还写了两万字新剧情。

作者称,感觉“如芒在背”,既生气又感动。网友笑评:“手把手教学”。

在文学并不讨巧的当今,写写就好,看看就好,悟悟就好。盗盗不好。

不过,如此有才,何不自己动笔呢?

大家蠢蠢欲动,准备拍摄今晚的月全食。我们小区楼群太密、太高,这个钟点是看不见月亮的。但是,好看的景、好玩的事,总是有的。邻居焦国春在朋友圈写道:“刚才在商场门口等人。结果,进去的人都给我看他们的健康宝……”。

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:时时刻刻需要提防,也必须认认真真提防。要论抗疫,咱中国已经做到极致。没办法,人口“超级大国”,一旦“沦陷”,后果不堪设想。

8

总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消息——时隔半个世纪,曾经被宣布物种灭绝的东黑冠长臂猿,在广西被重新发现。大熊猫也从濒危,降为易危。这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保护的成功案例,是我国濒危物种保护的里程碑式的成功案例。

窗外,大雾。但不用急,太阳正在某处迷茫。迷茫过后,仍会头脑清醒地亮相。当光明遇见光明,善良遇见善良,就是人世间最完美的重逢。

突然想起袁隆平生前写下的一句话:“人就像种子,要做一粒好种子。”

9

牌手足够!”

凡此种种,搞得我越来越有“主人翁”精神:淮安、宿迁,离连云港近的城市,有好几位报社好友,都曾经被我“越俎代庖”邀请过。

最近这段时间,伦月更是反复强调:“我们这儿,没疫情,有热情!”

唉,亲爱的朋友,看你逼得我,必须说一句肉麻得不能再肉麻的话了:

“伦月,你是我永远的根据地!”

插图 王金辉

我的农民工朋友

□司马小萌

有的人,你想忘都忘不了,因为他总在朋友圈跟你互动。我甚至相信,他会一个不落,翻看我在朋友圈的微信。这,就是我的农民工朋友李伦月。

“伦月”,一个颇为女性的名字。其实这家伙是百分百的男子汉。

因为熟悉了,又比我小几岁,我肆无忌惮地称他“这家伙”。

说是“农民工”,并不贴切,因为此君是企业家,在连云港有一家建筑公司和一家宾馆,百十号人。用他自己的话是:“农民工头子”。他不止一次骄傲地说:“我们为天安门广场铺过电缆!”

称他“农民工”,的确不贴切,因为此君没在地里刨食,而在渔船上做过多年轮机长。沙哑的嗓音,就是这段生活的“纪念”。他

说,船舱里机器轰鸣,说话全靠“喊”。

两年前连云港摄影大腕王健民跟我说,当地有一个喜爱散文的“粉丝”想认识我。那时我已在娘家报纸——北京晚报副刊“五色土”断断续续发表三十多篇散文。

就这样,我带着一个摄影小分队来到连云港。此前因为协助当地的苍梧晚报组织过摄影采风,俺已经和几位女总编“称兄道弟”打得火热。这才得知,这个“农民工头子”爱写东西,还在报社组织的“生态海州湾,鲜美沙光鱼”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。沙光鱼,对渔民出身的他,再熟悉不过了。

我们去的时候,伦月正在距离大陆60多海里的前三岛工地,

编辑翟明帮他要来地址,完成此愿。

伦月听说后,感动不已,坚决要请几位泰州朋友来他宾馆做客。

这事由我办。陈社、翟总来了。连云港日报社的头头脑脑也出动了,场面很是热闹。晚上餐桌上,“农民工头子”用他那嘶哑的嗓音煽动着:“这么动人的题材,应该拍电影啊!”相比之下,我和陈社有些木讷,只会矜持地傻笑。

从此,无论我去江苏哪个城市,或者去山东南部,伦月只要从朋友圈看到信息,马上就会“申请”当“东道主”。大有“不可绕过连云港”的执拗。

夏天他会说:“京城热啊!来我们海边吧!”还信誓旦旦地声明:连云港是“最佳宜居城市”。

我在散文里表示喜欢“农家乐”。伦月迅速表态:即刻准备“渔家乐”,请大姐前来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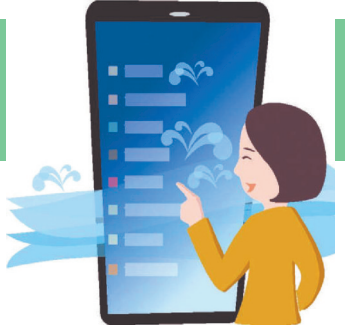
知道我对江苏攒蛋“情有独钟”,伦月马上告之:“我们这里,

归心似箭。焦急中,他搭乘一艘山东籍渔船,辗转赶来。

第二天一大早,伦月奔市场给我们买最新鲜的海货。劝阻没用,不吃不行。两天后我们回程了,这家伙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苍梧晚报副刊上,题目就叫《啊,司马》。搞得我特别不好意思。

那次陪同我去的,还有沈阳一哥们、开封一姐们。伦月用他最喜爱的电影人物给我们做“昵称”:管我叫“阿诗玛”,管沈阳哥们叫“阿牛哥”;而开封姐们,被他叫成传记人物中的“赵四小姐”。

去年夏天,有这样一件事:泰州报业集团老社长陈社,和我同在泰州晚报副刊“坡子街”的作者群中。有天,陈社发现父亲遗物中有两本解放前的杂志,上面有他父亲写的文章。而杂志主编,正是我的父亲司马文森。不知当年这两个爱国青年,只是作者和编者的关系,还是更为亲密,总之,战斗情谊。这是珍贵的历史文物。当陈社得知我没有这两本杂志,决定送给我。泰州晚报总



牌手足够!”

凡此种种,搞得我越来越有“主人翁”精神:淮安、宿迁,离连云港近的城市,有好几位报社好友,都曾经被我“越俎代庖”邀请过。

最近这段时间,伦月更是反复强调:“我们这儿,没疫情,有热情!”

唉,亲爱的朋友,看你逼得我,必须说一句肉麻得不能再肉麻的话了:

“伦月,你是我永远的根据地!”

插图 王金辉